

英汉语篇中拓扑关系表达及其理据探析

刘礼进 邓伟平

摘要: 本文对比考察英汉叙事语篇中的拓扑关系表达及其认知理据。根据收集的语料,梳理出接近、接触、内含3种拓扑关系,并作了详细分析,发现英汉拓扑关系表达有共性也有差异。共性有二:一是英汉语都使用封闭类介词成分表达拓扑关系,描述目标体位置;二是英汉语料中都包含“目标体-参照物”/“参照物-目标体”两种语序结构。这样的共性被证实是表面而抽象的,可归因于人类空间认知的普遍性。差异性及其理据体现在三方面:其一,英语仅用介词而汉语主要用后置方位词确立目标体位置,究其原因,英语介词本身能完整表达方位义,但汉语介词“在”不能,因此须用方位词表达方位义。其二,句子层拓扑表达,英语中目标体大都先于参照物,而汉语中参照物几乎总是先于目标体,这一差异是由英汉说话者为凸显句子中特定物体所做的认知参照点分析不同造成的。其三,短语层拓扑表达,英语中目标体一律前置于参照物,汉语中参照物一律前置于目标体,这样的对立性被论证是因英汉说话者进行的短语结构参照点分析不同造成的。

关键词: 英汉对比; 拓扑关系; 表达; 认知理据

[中图分类号] H04

DOI: 10.12002/j.bisu.2016.0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2016)02-0001-14

引言

空间语言表达对揭示人类空间思维潜概念结构起着重要作用,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空间领域可分静态和动态,静态分为有视角和无视角投射范畴,动态涉及移动(Levinson & Wilkins, 2006: 3);因而空间领域包括3个子范畴:(无视角投射的)拓扑表达、(有视角投射的)参照系描述、位移事件。本文只探讨拓扑表达,具体而言,将通过分析英汉小说文本语料中的拓扑关系表达,探究两者的异同性及其认知理据。

既有的国外相关研究大都关注介词成分的用法,并以印欧语言为主。例如,Coventry(1999)的实验研究显示,空间介词可用以表达区域空间,对介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汉英空间语言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3YJA740033)的研究成果之一。

词如 in 的应用和理解不仅取决于物体的几何关系，而且受物体功能的非几何关系变化影响。Coventry, Prat-Sala & Richards (2001) 考察英语 over、under、above、below 的用法，证明了这些介词所受几何与功能关系的影响不一样。而 Feist & Gentner (2012) 的研究表明有 4 种因素，即参照物的几何形状、功能、生命性及目标体生命性，影响着空间介词 in、on 的使用。

文献中也不乏研究汉语拓扑空间结构的力作。比如，刘宁生 (1995) 考察了汉语复句的认知基础，认为中心词 / 修饰语关系是建立在“目的物 / 参照物”关系基础上，并受制于“参照物先于目的物”的语序原则。Chappell & Peyraube (2008) 研究证明，汉语方位词系统是通过重新解读从词的具体或原型意义向一般意义发展起来的。更早时候，沈家煊 (1985) 围绕“物体 / 背景 (物) 次序、路径的表达形式、背景 (物) 维度、观察点”等问题，对比分析了英汉空间概念的表达形式，指出，英语介词表达的意思在汉语里应分析为“介词 + 方位词”。

不同于既有文献限于对单一语言或跨语言的表层语法分析，本文将对英汉两种语篇中拓扑关系结构和表达进行深入比较并探究两者异同性背后认知理据。

一、理论基础

1. 目标体与参照物

“目标体 / 参照物” (Figure/Ground) 这对概念源于“格式塔心理学”，后来广泛用于认知语言学。主要用以讨论空间关系，从语义认知范畴区分情景中的主要物体和次要物体 (Talmy, 2000: 183)。目标体 (被定位物体) 指移动的或概念上可移动的实体，其路径、位置、方向为变量，其特定值为关切点；参照物是用作参照的实体，即用作参照以表达目标体路径、位置、方向的静止物体 (Talmy, 2000: 184; 刘礼进, 2014: 25)。这两个物体通常有着不同的联想特征：目标体更具移动性，更小，几何图形更简单 (常为尖状)，现场意识反应更近，关切性较高，不易直接感知，一旦被感知便更显著，更具依存性；参照物更具恒久固定性，更大，几何图形更复杂，现场意识反应更早，关切性较低，更易直接被感知，目标体一旦被感知参照物就被背景化，更具独立性 (Talmy, 2000: 315)。

2. 拓扑关系

文献中有多种对“语言拓扑学” (Lewin, 1936: 87; Talmy, 2000: 223; Levinson, 2003: 71)，或“拓扑语言” (Frawley, 1992)，或“拓扑关系” (Levinson, 2006; Thiering, 2006) 的定义阐释。相关定义措辞不尽相同但大

都指向共有特征。拓扑学本质而言是研究“局部”与“整体”空间关系,或“包含在内物”与“环绕在外物”的空间关系(Lewin, 1936: 87);研究物体邻接(包括共现、包含、支撑)关系(Levinson, 2006: 164);研究独立于观察者的物体方位或位置关系(Frawley, 1992; Thiering, 2006);研究形态变化下相关物体位置不变的空间关系(Talmy, 2000: 223)。概言之,拓扑关系可定义为独立于观察者视角、具有邻接性、形态变化不会导致物体位置变化的空间关系。

拓扑关系通常分为3种。Frawley(1992)按欧几里得思路将拓扑位置分作共存性、内在性、外在性。共存性指目标体和参照物两者接近或完全重叠的空间关系;内在性指目标体包含在参照物当中;外在性是内在性的对立说法,指目标体外在于参照物空间。Bowerman & Pederson(2003)将拓扑现象分解成具体特征([+/-接触]、[+/-内含]、[+/-邻近性])或功能特征([+/-支撑]、[+/-内含]);而Levinson & Wilkins(2006)将拓扑关系分为不同小类,如靠近、接触、内含。

上述拓扑关系分类虽不完全一致但有3种类型基本相通,即“接近/靠近、接触/附着、包含/内含”。前两种相当于Frawley(1992)的物体“共存性”,第三种相当于其“内在性”;但Frawley划分的“外在性”易与“接近性”相混淆。本文采用“接近、接触、内含”3种分类来讨论英汉语篇中的拓扑关系表达。

3. 理论框架:空间图式系统

用于本文语料分析的理论框架是建基于Talmy(1983、2000、2006、2007)的“空间图式化系统”(也称“目标体与参照物理论”)。根据空间图式系统,人类语言包含开放类与封闭类两种作用力分配不同的形式类别:封闭类词语表达概念结构,开放类词语表达概念内容(Talmy, 1983: 227)。Talmy还指出:语言中有一些几乎封闭的、普遍可用的基本概念成分,这些成分可以以各种形式重新组合,构成由各语言大多数封闭性空间词语表达的图式。

封闭性词语基本范畴依其所属空间场景分为3类:第一类的作用是将空间场景整体成分分割成个体成分;第二类表征单个成分属性;第三类负责将单个成分组合起来(Talmy, 2006: 212)。第一类范畴(场景成分)包括3个物体:目标体、参照物、次参照物(Talmy, 2006: 213)。图式比较显示,空间用语按其对应3个场景成分所需可有取舍。本文讨论的拓扑关系只涉及给定空间场景内的两个物体,因而不考虑“次参照物”。

第二类范畴(属性表征)涵盖许多用以描述场景成分(目标体或参照物)特点的子范畴。Talmy(2006、2007)讨论了9种子范畴:(1)维度,即有关物体(参照物为常)是否为零维的点、一维的线、二维的平面或三维的体积;(2)

数量：给定场景中物体（参照物）的数量；（3）运动状态：目标体和参照物处于动态或静态；（4）有界性：物体是有界还是无界的；（5）朝向性：顺向或逆向；（6）几何形态：直线式还是放射式；（7）转轴方向：垂直或水平；（8）物体状态：固体、液体、真空或火状；（9）凝固状态：紧密或扩散。与本文有关的范畴主要包括（物体）维度、数量、运动状态。如上所述，本文只讨论给定空间场景内的拓扑结构，因此物体数量为1（唯一参照物），运动状态为静态，而参照物维度在空间场景中的体现是变化的。

第三类范畴（成分组合）管理特定场景中两个物体的关联性，包括：（1）相对方向：目标体和参照物为平行或垂直关系；（2）间隔度：目标体和参照物是否相接触；（3）体积或规模：目标体与参照物的相对大小；（4）离散度：目标体与参照物分布的（高低）密度。

除以上这些涉及空间物几何特征的范畴外，还有有关的非几何因素，如“力动态、伴随认知或情感状态、相对优先权”（Talmy, 2006: 216）。力动态指目标体与参照物之间潜在的力量关系。如，英语句子“The poster is on the wall”和“The helium balloon is against the wall”，其中 on 和 against 都表示目标体与参照物相接触，但 on 表示“支撑”，against 不表示“支撑”。相对优先权指目标体与参照物处置关系平等或处于“主次”关系的可能性。

在应用图式化系统过程中，我们须确认：本文语料中目标体与参照物处于静态拓扑空间，两者为静止的有界性物体，其维度依具体拓扑场景有所不同。目标体与参照物的间隔度对讨论拓扑关系也很重要，有两种可能性：[+接触]与[-接触]，次范畴[+接触]又分为“有无支撑性”（Talmy, 2007）。另一重要点是两个物体的非几何图形因素：力动态和（结构顺序）相对优先权或优先性（领先性）。这些概念范畴构成用于本文分析拓扑关系表达的理论框架，整合表征于图1。

如图1所示，理论（概念）框架的核心在于物体拓扑关系表达的图式化功能：重点是图式化，即我们对目标体、参照物、两者物理关系及其相对优先性的心理认知识解。如上所述，图式化过程中，绝大多数场合下，拓扑关系中的目标体与参照物是静止的、有界的、零维度目标体、多维度参照物；而其物理关系识解为[+接触]或[-接触]，相对优先性依两个物体的结构顺序而定，识解为目标体先于参照物、参照物先于目标体，或两者（受处置的）优先权相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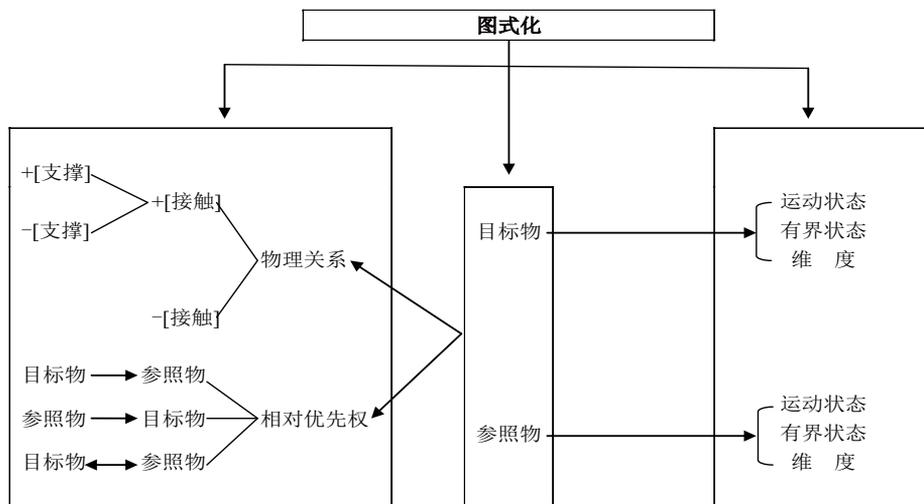


图1 图式化理论框架内容

二、英汉语篇中的拓扑关系表达

1. 语料收集

本文语料由英汉小说叙事语篇中的实例构成。英语语料选自 Louisa May Alcott 的 *Little Women & Good Wives*、F. Scott Fitzgerald 的 *The Great Gatsby*、Charlotte Brontë 的 *Jane Eyre*、Emily Brontë 的 *Wuthering Heights*、Oscar Wilde 的 *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Nathaniel Hawthorne 的 *The Scarlet Letter*、Mark Twain 的 *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Harriet Beecher Stowe 的 *Uncle Tom's Cabin*、及 Charles Dickens 的 *Oliver Twist*。汉语语料选自巴金的《家》《春》《秋》、曹雪芹的《红楼梦》、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及《兄弟》。

这些小说故事多以家庭描写为主，包含大量的物理背景描述，有利于检索拓扑关系结构语料。语料检索标准为：第一，表达式或语句应描述给定空间场景中的两个物体；第二，相关物体空间关系为（无视角投射的）拓扑关系；第三，原则上不选目标体和参照物为“人”的表达式/语句。据此，英语语料中，共检索到了319个表达拓扑关系的例子：100例表接近关系，111例表接触关系，108例表内含关系；汉语语料中，共检索到326个表达拓扑关系的例子：96例表接近关系，126例表接触关系，104例表内含关系。英汉语料总例子为645个。

2. 英汉语料实例对比分析

先看来自英语语料的例子：

(1) the ditch *beside* the road

- (2) the closet *next to* the room
- (3) *There were* several sharp rags *at* the door.
- (4) Two easy chairs *stood* side by side *at* the head of the table.
- (5) *At the side of* the hedge *was* an old brown house.
- (6) a villa *on* the hill
- (7) the snow *upon* the mountain
- (8) (with) a veil *over* its face
- (9) *There was* a patch *on* one shoe.
- (10) *On* the white carpets *laid* garlands of flowers.
- (11) a table *in* the hall
- (12) the lovely roses *within* the box
- (13) the beautiful garden *inside* the high walls
- (14) *There was* a piano *in* the room.
- (15) *In* a wardrobe *were* many green dresses.

例(1)—例(15)表达了3种拓扑关系,每5个依次表达1种。例(1)—例(5)表达目标体与参照物相接近,其中物体无论实际为何种形状,都图式化作零维度的几何点,即心理图式上两个物体点相邻近,但不相互接触或重叠。例(6)—例(10)表达接触关系,参照物被图式化为二维度的平面物:由表平面义的介词(如 *on*, *upon*, *over*)确立零维度目标体位置,目标体和参照物不仅互为接触而且表征[+支撑]特性。例(11)—例(15)表达内含关系,之中参照物图式化为三维度的容器物(container),表示“目标体在参照物中/里(*in*)、内(*within*)、内部/里面(*inside*)”。

再看来自汉语语料的例子:

- (16) 假山旁边的芍药花园
- (17) 临湖的树丛
- (18) 隔着天井便是厨房。
- (19) 在一张精致的小方桌旁边孤寂地摆着孩子用的小逍遥椅。
- (20) 药罐静悄悄地立在板凳脚边。
- (21) 桌上的信笺
- (22) 地板上铺了厚毡子。
- (23) 架上摆着瓷、玉古玩。
- (24) 桌上有一个大花瓶和一些小摆设。

- (25) 轿子停在大厅上。
 (26) 饭厅里(的)桌子
 (27) 厢房内(的)地板
 (28) 堂屋中(的)柱子
 (29) 院里堆了两三块山石。
 (30) 一张架子床放在右边角落里。

以上汉语例子情形跟英语例子相似,每5个例子表达1种拓扑关系。例(16)一例(20)表达接近关系;例(21)一例(25)表达接触关系;例(26)一例(30)表达内含关系。汉语例子中这些拓扑结构的图式化可与英语例子类比。但仔细分析对比可见,英汉拓扑关系表达虽在某些方面有共性,但确切的编码方式存在很大差异。

具体说,尽管英汉语都采取封闭性词语即(前后置)介词^①来编码拓扑关系,但两者表达拓扑关系的语言形式与结构有本质区别。英语中,如例(1)一例(15)所示,用于定位目标体的介词包括 beside, next to, at, at the side of, on, upon, over, in, within, inside; 其短语层结构式为“F+Prep+G”^②,如例(1)一例(2)、例(6)一例(8)、例(11)一例(13); 句子层结构由静态存现动词(如 stand, be, lay)与介词构成,具体格式为“F+BE_{LOC}^③+Prep+G”,如(4),或“Prep+G+BE_{LOC}+F”,如(5)、(10)、(15)。注意“F+BE_{LOC}+Prep+G”有一型式变体:存现性 there be 前置于目标体,其结构为“BE_{LOC}+F+Prep+G”(BE_{LOC}=There be),如(3)、(9)、(14)。因此,这一构式可合并表示为概括性更强的“F+BE_{LOC}(BE_{LOC}+F)+Prep+G”(BE_{LOC}+F=There be+F)。

相比之下,汉语介词“在”和后置方位词如“旁边、上面、里面”等可共用,如(19)-(20)、(25)、(30),而“在”常可省略,如(16)、(21)-(24)、(26)-(29)[动词后“在”一般不省略,如(20)/(25)/(30)],在特定语境下方位词也可省略,如(17)-(18)“旁边/边”因动词短语“临湖/隔着”已携带方位义而被省略掉了;汉语短语层结构为“(Prep)+G+Postp+(的)F”,

① 此处及全文中(前置)介词是指用于名词前表示物体位置的词类,可以是单个或多词的介词语,如英语 at, at the side of, on, on top of 等,也可以是汉语前置词“在”;后置词在功能上对应于前置介词,常见于汉语,一般称为方位词(见 Fang, 2004; Chappell & Peyraube, 2008),如“旁、上、里”。

② 文中缩略词说明: F=目标体, G=参照物, Prep=介词, Postp=后置词或方位词。

③ 计于方便,本文借用 Talmy (2000: 25) 的 BE_{LOC} 来统一指代静态动词,包括语义功能相似的存现动词及联系动词在内。

如(16)-(17)、(21)、(26)-(28); 句子层结构式为“F+BE_{LOC}+Prep+G+Postp”, 如(20)、(25)、(30), 或“(Prep+) G+Postp+BE_{LOC}+F”, 如(18)-(19)、(22)-(24)、(29)。常用于这些结构的动词包括“是、摆(着)、立(在)、铺(了)、有、停(在)、堆(了)、放(在)”等。

3. 结果和发现

我们按照以上方法对比分析了英汉语料中全部例子, 并做了统计加总, 所得结果列于表1-3。

表1 英汉语料中拓扑关系表达的封闭性词语用法统计

封闭类词语 \ 语料	英语		汉语	
	N	%	N	%
未用(前后置)介词	0	0	13	4.0
仅用(前置)介词	319	100	0	0
仅用后置词/方位词	0	0	295	90.5
使用前置词+方位词	0	0	18	5.5
总计	319	100	326	100

表2 英汉语料中句子层拓扑结构式分布

语料 \ 相对优先性 \ 编码型式	拓扑关系种类						总计	
	接近		接触		内含		N	%
	N	%	N	%	N	%		
英 F+BE _{LOC} +Prep+G F-G	11	9.6	32	28.1	31	27.2	74	64.9
语 Prep+G+BE _{LOC} +F G-F	10	8.8	14	12.3	16	14.0	40	35.1
总计	21	18.4	46	40.4	47	41.2	114	100
汉 F+BE _{LOC} +Prep+G+Postp F-G	4	1.9	6	2.8	5	2.4	15	7.1
语 (Prep+) G+Postp+BE _{LOC} +F G-F	52	24.5	84	39.6	61	28.8	197	92.9
总计	56	26.4	90	42.4	66	31.2	212	100

表3 英汉语料中短语层拓扑结构式分布

语料	编码型式	相对优先性	拓扑关系种类						总计	
			接近		接触		内含		N	%
			N	%	N	%	N	%	N	%
英 语	F+Prep+G	F-G	79	38.5	65	31.7	61	29.8	205	100
		G-F	0	0	0	0	0	0	0	0
汉 语 (Prep+) G+Postp+ (的)	F G-F	F-G	0	0	0	0	0	0	0	0
		F G-F	40	35.1	36	31.6	38	33.3	114	100

从表1看到, 英汉语都用封闭性词语表达方位; 但两者有本质差异: 英语仅用介词(100%)、汉语几乎总是用后置方位词(90.5%)来表达目标体位置。此外, 少数(5.5%)场合下汉语采用“前置词+后置词”格式表达目标体位置。汉语语料中还出现前置词和后置词都省略的极少数例子(4%), 这是由短语/小句中内嵌的相关动词可传达方位信息造成的, 如(17)-(18)。还有, 英汉封闭词语空间图式表征的维度往往区别较大。据图1所示, 目标体通常为零维度, 参照物是多维度的。因而, 表达接近关系的英语介词要求参照物图式化为点, 这些介词包括 at, beside, by, near, next to 等; 表达接触关系的介词规定参照物图式化为平面, 相关介词为 on, over, upon; 表达内含关系的介词规定参照物为体积形, 这样的介词有 in, within, inside, throughout。汉语很不一样, 介词“在”不能将参照物具体图式化, 故须用后置方位词实现这一功能: 表达接近关系的方位词有“旁”、“边”、“旁边”、“附近”, 参照物图式化为零维度; 表达接触关系的方位词为“上(面/边)”, 所图式化的参照物为平面物; 表达内含关系的方位词为“里(面)”、“内”、“中(间)”等, 被图式化的参照物为体积形。

从表2可知, 英汉语语料虽共有“目标体-参照物”/“参照物-目标体”两种语序结构, 但在句子层面空间描写的差异很大。显著差异是, 英语中“目标体-参照物”顺序的句子结构近乎“参照物-目标体”顺序的两倍(64.9%/35.1%), 而汉语中情况完全相反: “参照物-目标体”语序的句子结构频数远远超过“目标体-参照物”顺序的结构频数, 前者是后者的13倍(92.9%/7.1%)。

而表3数据显示英汉语料中短语层拓扑关系表达分布是全然对立、相反的。英语短语层拓扑表达中目标体一律位于参照物之前, 赋予目标体以绝对语序优

先权；但汉语短语层拓扑表达中目标体一律位于参照物之后，赋予参照物以绝对语序优先权。

综上所述，英汉语篇中接近、接触、内含 3 种拓扑关系表达具有共性，更有差异性。共性主要是：英汉语都用封闭性词语表达空间物体位置；都有“目标体-参照物”/“参照物-目标体”两种语序选择以构建拓扑关系。两者差异性表现在三方面：第一，英语仅用前置介词确立目标体位置，汉语主要用后置方位词为目标体定位；第二，句子层拓扑关系表达中，英语主要使用“目标体-参照物”顺序结构式，注重凸显目标体，而汉语几乎总是使用“参照物-目标体”顺序结构式，注重凸显参照物；第三，短语层拓扑关系表达中，英语只有“目标体-参照物”语序结构，而汉语只有“参照物-目标体”语序结构。

三、英汉语拓扑关系表达的认知理据

英汉语篇中拓扑关系表达的共性或相似性和差异性具有特定的理据性。

1. 英汉拓扑关系表达的相似性理据

英汉拓扑关系表达的相似性，实际上是从语义抽象分析中得到的表面而“深层”的相似性，即这种相似性存在于更抽象的意义层面，可“归因于人类空间认知的普遍性”（Levinson & Wilkins, 2006: 512）。也就是说，无论哪种语言，表达接近关系都须使用可将参照物图式化为点状的（空间）介词；表达接触关系，须使用可图式化为二维度参照物的介词；表达内含关系，须使用可图式化为三维参照物的介词；安排空间物体语序时，可优先把目标体前置，也可优先将参照物前置。仅此而已。换言之，语言普遍现象或跨语言的相似性不是存在于任何具体类型如词汇、短语、句子的表层结构上，而是存在于抽象的意义层。这样的相似性是由人类空间认知的普遍性促成的。

2. 英汉拓扑关系表达的差异性理据

（1）封闭性词语使用的语义制约

英汉语尽管都使用封闭性词语（介词）构造空间，但两者表达拓扑空间的实际语言形式明显不同。从以上讨论可见，使用介词表达目标体/参照物关系要受语义（词义）因素制约。比如，表达接近、接触、内含 3 种关系时，英语只用介词，因为介词本身能表达方位义，而汉语主要使用后置方位词，因为前置词“在”不能表示方位义。

汉语空间介词属于刘丹青（2002）讨论的（由前置词和后置词构成的）“框式介词”的一部分。刘丹青未考察汉语框式介词的发展是否（至少部分）因汉

语前置词不能像英语介词那样表达方位义的原因驱动的,但他的“汉语框式介词实质上是句法的而非词汇的”这一论断基本正确。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而作结认为:英语只使用词汇性介词(如 at, on, in)表达拓扑关系,因为这些介词本身可表达方位义;汉语须使用后置词或由“前置词+后置词”合成的(至少是短语性的)框式介词[如“在……旁(边)/上(面)/里(面)”]表达拓扑关系,因为汉语前置词“在”不能独立表达方位义。

(2) 英汉句子层结构差异的认知理据

英汉句子层表达目标体与参照物顺序结构式的差异,可用 Langacker (1999、2007) 提出的认知语言学的“参照点分析法”做出解释:“参照点现象是人们日常经验中时刻存在、习见不察的普遍现象”(Langacker, 1999: 173)。拓扑结构参照点无疑是日常经验中的这样一种现象。Langacker (1999: 173-174) 指出:最重要的认知参照点能力就是激活两个实体概念关联性并建立“心理连接”的能力。为说明这种认知能力, Langacker 提出了一组概念成分或抽象实体:概念化者、参照点、目标、陆标、射体、辖域、心理路径等。参照点现象本质而言是动态的:其蕴含连续的心理达及,经过心理上实体间的连接,使实体识解成为可能。根据 Langacker (2007: 181), 目标就是射体 (trajector), 参照点就是陆标 (landmark), 可是这样的显明关联属于不同层次的组构,且不必总是以这种方式组配。参照点联系被认为是普遍的基本认知能力,而“射体-陆标”组合是为了特别的表达目的、以独特方式体现的经验包装,即是关于具像的目标体/参照物组合,是特定的成分结构组合。

举例来说,英语领有动词 have 可以(也可理解为概念化者即说话者借助这类动词)酌情将射体/目标体(即主语)角色指派给参照点,将陆标/参照物(即宾语)角色指派给目标(体),以生成特定的目标体/参照物组合。换言之,作为话语交际者,我们可灵活地将(主次)凸显点指向某个成分,形成特定结构。因此,英语领有结构就有了不同的表达型式,如“I have a book”或“That book is mine”。Langacker (1999: 187) 还认为,领有结构可类推至方位结构领域,故“Under the bed is all dust”可以分析为其主语是一个介词短语。按照参照点分析,几乎所有以空间介词短语开头的结构都可视为与领有结构相似。汉语动词“有”的存现用法也可完全纳入参照点分析,比如“我有书”与“桌上有书”(原文为汉语拼音; Langacker, 1999: 187) 的区别是,前句是参与者“我”做主语,后句是“桌上”做主语,即方位关系做参照点。

采纳 Langacker 的参照点分析法,我们便可对本文上述问题做出解释:英语语料中“目标体-参照物”语序结构出现率高得多,因为操英语者的言语行为

很谨慎，不会轻易将射体 / 目标体（主语）角色指派给参照点 / 参照物；而汉语语料中“参照物-目标体”语序结构的出现率占压倒性优势，因为操汉语者趋于频繁地将射体 / 目标体（主语）角色指派给参照点 / 参照物。

（3）英汉短语层结构对立性的认知理据

对于英汉短语层语料中存在的目标体与参照物语序结构的对立现象，仍可从认知语言学理论视角进行解释。Langacker（1999：184）指出，表达实体基本关系的领有格词素-’s 和介词 of-短语在功能上是平行的，一如“*Sheila’s student*”之于“*a student of Sheila’s*”。在他看来，这两个表达式中的 *student* 担任目标（目标体），*Sheila* 充当参照点（参照物），*Sheila’s* 为辖域，*of* 用于表示目标与辖域的“部分-整体”关系，故领有词素短语可类比视为与介词短语相似；而两种参照点结构的差异在于，领有词素-’s 结构使领有者成分前置，介词 *of*-短语结构使领有者成分后置。基于这样的思路，我们对英汉短语层拓扑结构的对立性解释如下。

如本文研究结果所示，英语短语层语料中一律以“目标体-参照物”顺序表达拓扑关系，因为操英语者重视物体功能显著性，总是遵循 *of*-短语结构的参照点分析法，将目标体（被领有者成分）前置，使之得到凸显；汉语短语层语料一律以“参照物-目标体”顺序表达拓扑关系，原因是操汉语者重视物体的物理巨性，总是必然效仿领有词素短语，或者说遵循汉语中某种类似的领有格短语——由整体名词与部分名词组成的“的”字结构——的参照点分析法，将参照物（领有者成分）前置，使之获得凸显。

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论是，英汉语篇中拓扑关系表达的共性体现在两方面：第一，英汉语都使用封闭性介词描述目标体位置，构建接近、接触、内含 3 种拓扑关系；第二，英汉语料中都包含“目标体-参照物” / “参照物-目标体”两种语序结构。这样的相似性是表面而抽象的，可归因于人类空间认知的普遍性。

差异性及其理据表现在 3 个方面。

其一，英语用介词给目标体定位，汉语多由后置方位词确立目标体位置。这一区别主要受语义因素影响：英语介词可独立地表达方位义，但汉语介词“在”不能表达方位义，故必须使用方位词标示方位信息。

其二，句子层的拓扑关系表达，英语语料中目标体大都前置于参照物，汉语语料中参照物几乎总是前置于目标体。这样的差异是因英汉语说话者为凸显

句中特定物体进行的认知参照点分析不同造成的。

其三, 短语层拓扑关系表达, 英语中目标体一律前置于参照物, 汉语中参照物一律前置于目标体。这一对立性是由英汉语说话者所做的短语结构参照点分析不同促成的: 操英语者重视物体功能显著性, 总是遵循 of-短语结构参照点分析法, 将目标体(被领有者)前置, 使之被凸显; 操汉语者注重物体的物理巨性, 总是必然效仿领有词素短语, 或者说遵循汉语某种类似领有格短语结构(整体名词与部分名词构成的“的”字结构)参照点分析法, 将参照物(领有者)前置, 使之得以凸显。

参考文献:

- [1] Bowerman, M. & E. Pederso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n topological spatial relationships [R]. Eugene : University of Oregon, 2003.
- [2] Chappell, H. & A. Peyraube. Chinese localizers : diachrony and some typological considerations [A]. In Xu Dan (Ed.) . *Space in Languages of China : Cross-linguistic,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C]. New York : Springer, 2008 : 15-37.
- [3] Coventry, K. R. Function, geometry and spatial prepositions : three experiments [J]. *Spatial Cognition and Computation*, 1999, 1 (2) : 145-154.
- [4] Coventry, K. R., M. Prat-Sala & L. Richards. The interplay between geometry and function in the comprehension of *Over, Under, Above, and Below* [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2001, 44 (3) : 376-398.
- [5] Feist, M. I. & D. Gentner. Multiple influences on the use of English spatial preposition : The case of “in” and “on” [A]. In C. Boonthum-Denecke, P. M. McCarthy & T. Lamkin (Eds.) . *Cross-Disciplinary Advances in Applie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C]. Hershey, P A : Information Science Reference, 2012 : 305-323.
- [6] Frawley, W. *Linguistic Semantics* [M]. Hillsdale, New Jersey : Erlbaum, 1992.
- [7] Langacker, R. W.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M]. Berlin / New York : Mouton de Gruyter, 1999.
- [8] Langacker, R. W. *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Grammar* (Eminent linguists lecture series) [C]. Yuan Gao & Thomas Fuyin Li (Eds.) . Beijing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 [9] Levinson, S. C. *Spa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M].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10] Levinson, S. C. The language of space in Yéfi Dnye [A]. In Levinson & Wilkin (Eds.). *Grammars of Space* [C].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57–205.
- [11] Levinson, S. C. & D. P. Wilkin. The background to the study of the language of space [A]. In Levinson & Wilkin (Eds.). *Grammars of Space* [C].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23.
- [12] Levinson, S. C. & D. P. Wilkin. Patterns in the data : Towards a semantic typology of spatial description [A]. In Levinson & Wilkin (Eds.). *Grammars of Space* [C].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512–552.
- [13] Lewin, K. *Principles of Topological Psychology* [M]. New York :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36.
- [14] Talmy, L. How language structures space [A]. In H. L. Pick, Jr. & L. P. Acredolo (Eds.). *Spatial Orientation :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C]. New York : Plenum Press, 1983 : 225–282.
- [15]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I :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M]. Cambridge, MA : The MIT Press, 2000.
- [16] Talmy, L. The presentation of spatial structure in spoken and signed language [A]. In M. Hickmann & S. Robert (Eds.). *Space in Languages* [C]. Amsterdam : John Benjamins, 2006 : 207–238.
- [17] Talmy, L. *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Semantics* (Eminent linguists lecture series) [C]. Yuan Gao & Thomas Fuyin Li (Eds.). Beijing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 [18] Thiering, M. Topological relations in an Athapaskan language [R]. Edmonton :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of University of Alberta, 2006.
- [19] 方经民. 现代汉语方位成分的分化和语法化 [J]. 世界汉语教学, 2004 (2): 5–15.
- [20] 刘丹青. 汉语中的框式介词 [J]. 当代语言学, 2002 (4): 241–253.
- [21] 刘礼进. 汉语空间参照系和拓扑关系表达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4 (10): 24–32.
- [22] 刘宁生. 汉语偏正结构的认知基础及其在语序类型学上的意义 [J]. 中国语文, 1995 (2): 81–89.
- [23] 沈家煊. 英汉空间概念的表达形式 [J]. 外国语文教学, 1985 (4): 33–40.

收稿日期: 2015–12–31

作者信息: 刘礼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语研究与语言服务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510420, 研究方向: 语篇分析、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电子邮箱: liulj@gdufs.edu.cn
邓伟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 510420, 研究方向: 语篇分析、语用学。